

油王府

在北京王府井往東校尉胡同東側，北部一帶原是清朝怡王府舊址。而南部的協和醫學院，在清代則是豫王府。「禮王府的房，豫王府的牆」，豫王府由於地基較高，房屋高大，為了保護隱私，牆也築得比其他王府高。

始封豫親王多鐸，是多爾袞的同母弟，備受信任。也因此，順治皇帝追貶多爾袞時，多鐸及其子孫都降為郡王。直到乾隆年間平反多爾袞時，才連帶恢復親王爵位。一九一六年，末代豫親王端鎮將王府賣給了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。後者決定在原址興建協和醫學院。美國建築師查爾斯·柯立芝採取中西合璧的思路，將整個建築建在漢白玉欄杆環繞的高台上，主樓採用傳統歇山頂，綠琉璃筒瓦覆蓋，樑簷斗拱均是中式彩繪，台階中央鋪設四爪龍丹陛。幽默的北京人將協和戲稱為「油王府」，兼顧了新主人洛克菲勒的身份和豫王府的發音。

豫王府留存至今的老物件就是兩尊石獅子，如今依然安臥在協和醫學院南門兩側。與王府昂頭挺胸的石獅造型不同，這兩座獅子是慵懶的臥姿，民間稱為「懶獅」。

十二大鐵帽子王有十位親王、兩位郡王。始封克勤郡王岳托，是禮親王代善的長子。後來克勤郡王被改封平郡王。相傳《紅樓夢》裏「北靜王」的原型，就是曹雪芹的表兄、平郡王福彭。乾隆年間為了紀念開國八王的勳勞，一律恢復了原來的封號。但克勤郡王已屬於旁系末枝，江河日下。

到了民國，末代郡王袁森也是個出了名的敗家子，連祖宗陵園的樹木都砍伐賣光。郡王府賣給了國務總理熊希齡。袁森自己最後淪為駱駝祥子式的洋車夫，被戲稱為「車王」。位於西城新文化街的克勤郡王府，如今是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小院。原有的正殿拆除，成了操場。而王府的其他殿閣，則改為教室和老師辦公室。其特殊氣勢，非那些現代化設施的學校可複製。

(五之二)



瓜園

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、六見報

明星電影內地遇冷

本周，中國動畫片《哪吒》票房超越了科幻大片《流浪地球》創下的年度冠軍紀錄，以近四十八億元的票房，穩居中國電影票房亞軍，僅次於《戰狼2》。美國大片《狂野時速》在內地公映以來，《哪吒》繼續穩居每日票房排行榜第二名，壓過了近期眾多新片。

暑期檔是內地最受片方青睞的票房重倉，是明星主演的大投資新片的檔期首選。在舒淇主演的《上海堡壘》折翼後，內地影星姚晨主演的《送我上青雲》、大鵬與歐豪主演的《鋌而走險》也都未取得理想票房。這兩部新片都曾入圍過上海國際電影節，在國產片中品質相對優良，但終因故事不出新、無大眾情感共鳴點等因素，只取得五千萬以下的票房，可能面臨投資虧損。

最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香港演員梁家輝的導演處女作《深夜食堂》，改編自日本同名影視，在中國文藝青年中有一定影響，故事從日本搬到了上海，梁家輝同時在片中擔任主演，扮演一位退役老兵，料理一個深夜快餐店，主演匯集了劉濤、楊佑寧、焦俊



雁南飛

楊勁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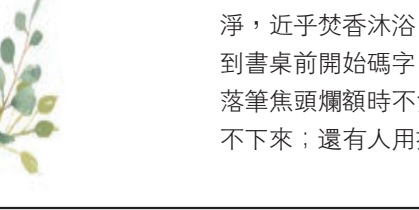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老街的老與新

在昆明賓館講教當地服務員，她說所謂的昆明老街是拆掉重新翻建的，雖說房屋「修舊如舊」，但早已不是當年的歷史風貌。我從南屏步行街走到昆明老街，發現這裏因為造地鐵影響了景觀、視野。著名的「忠愛」牌坊被施工圍欄擋住了，倒是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公園」在步行街廣場上十分顯眼。老街今年五月才開街，和許多城市吸引遊客的老街一樣，有許多吃食和禮品小店，目前還在招商。

在長沙也逛了兩處老街，一是著名的火神廟（火官殿）附近的坡子街。火官殿是道教觀宇，名義上祭祀火神祝融，但東西兩側偏殿也供奉了財神和觀音。更重要的是，這裏早就演變成了小吃街，熱賣長沙特產、湖南特色，臭豆腐、粿粿、大香腸等鋪天蓋地。坡子街號稱和上海城隍廟、蘇州觀前街、南京夫子廟齊名，為全國著名小吃街之一，但規模和多樣性遠遠不如另外三條步行街。若說坡子街還有清代、民國市民遊樂、消費的歷史可以查證，太平老街似乎就純粹是為了吸引遊客而新造的街巷了。據說這裏保存長沙原有的街巷格局，也有賈誼故居，但之間各色小店擠擠挨挨，出售臭豆腐、牛軋糖、酥皮點心等，談不上有多少歷史遺蹟。

全國各地都在打造旅遊景點、文明城市。吸引中外遊客前來觀光不僅是拉動內需、發展城市經濟的需要，文化生活豐富也是軟實力的標誌，經營得法足以成為當地的靚麗地標和名片。在此語境中，老街要做到原汁原味是否可行？又是否必要？大多數非專家的普通人最看重的還是物超所值的消費體驗，「本真與否」可能本來就是個偽命題，不值得糾結吧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給生活留一道縫

人生有沒有捷徑？哲學家斬釘截鐵地說，沒有。耶穌勸世人要走窄門，大概也是不贊成捷徑的。我們凡人有時盼望捷徑，大半不是偷懶耍滑，而是遭了實在難耐的煩或苦。所謂捷徑，大體是縮短與目的地間的時空感。智能技術的發展，似乎悄悄實現也助長着類似的願望。

以前，出行常會走錯路，現在，電子地圖和智能導航，精準地將你帶到目的地，而且根據路況調整路線，確保你以最經濟的方式抵達。於是，你與目的地間的「縫隙」消失了。在這些「縫隙」中，可能隱藏着一些別樣的風景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們一家人僱了車，在青海甘肅閒遊。茫茫草原之上，當地的司機或

以為路已熟稔於心，便關了導航。不料，老馬失途，轉錯了山包，到了一個路線外的小鎮。

這是一個極潔淨的鎮子，夕陽下，老人在閒聊，孩子在打鬧，生意冷清的小雜貨店老闆趴在打盹。我們這輛冒失闖入的車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。生活就這樣以它本初的樣子毫無防備地舒展在眼前。我一路追尋美景的心忽然放鬆下來，如沉入了山泉般地清爽。

司機發現走錯了路，趕緊重開了導航，在「已為您重新規劃路線」，「路線切換成功」的甜美女聲中，我們轉回既定的道路，向目的地加速駛去。

我至今不知這個鎮的名字，只記得它在茶卡鹽湖與祁連山之間。我每想起這趟旅行

，首先想到的是這個小鎮。因為它是智能時代我邂逅的一道縫隙，就像一捧米中發現了一粒穀，雖平常，卻罕遇。如把生活比作一間木瓦房，現代科技如一位泥水匠，東塗一下，西劃一把，屋頂、壁牆上的坑坑窪窪、溝溝縫縫，全被妙手填上了，拉攏了，彌合了。

屋子堅固了，住起來當然更安全。不過，颶風了，風找不到縫隙，只好在屋外呼嘯；下雨了，雨找不到縫隙，徒勞地在房頂摔跤；太陽出來了，光也找不到縫隙，只好在牆上折返跑。而我們這些前智能時代的移民，生活裏總還貪圖一些縫隙，用萊昂納多·科恩的話說，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。

知見錄

胡一峰

treekakira@g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旅行裝備

常去旅行的人都知道，家裏該備一套旅遊用品，當時間、機票方便時，說走就走。這包括了必備一個結實而體輕的行李箱。近年不論內外，用德國R字頭品牌行李箱的人越來越多了。這款被稱「德國國民箱」的，八個輪子的順滑及轉向的靈活，是有口皆碑的。這些年這款箱子的顏色、款式、尺寸越來越多，有的旅客一買就是三四個。在歐洲一些中轉機場，如法蘭克福、巴黎和慕尼黑，常可見推着幾個這種行李排隊退稅的人群。

另外，就是要備好兩三套耐髒、透氣、易洗、易乾的外衣和睡衣，尤其要備好一兩雙輕便、穿上合腳舒適的運動鞋，或叫登山鞋。這些是旅遊「老司機」的備裝基本法。

常在旅遊客中見到男士西裝骨骨、腳踏尖嘴皮鞋，女士則着長衣長袍和「斗零」蹣的高跟鞋。這種裝扮在旅遊相片中或會令形象高貴，看去卻也怪異。對於旅遊者來說，這套裝去行山踏水，更是一場「死要面子活受罪」的痛苦。

旅遊服裝選擇，是旅遊文化的一部分。很多時候，旅遊點不在城市，卻藏在深山老林，那些才是城市人的勝地佳境，但也就有不少上山下坡的道路。雖現在不少旅遊區都修置了木棧道，但畢竟是要走一兩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。那些穿着與環境不符的遊客，一路便走得辛苦。只顧照幾張自身的美照和看着腳下的險路了，哪還顧得上欣賞四下的山水美景，風花雪月？

有人一身盛裝，也許有別的心思。有位群中熟人的第二任太太比他年輕很多，人也算漂亮。在群圈發的旅遊照片，年輕太太多是隆重晚宴的打扮，一雙「恨天高」特別搶眼，令人為她捏了一把汗。想向過去一度失意的生活「炫耀」，想對前妻報復，群友出於厚道都能理解。但這種穿着，只能照照相，向人宣示如今生活的富裕與如意，是不能登高，也不能下河的。

那還能算是旅遊嗎？在家呆着，也可擺拍出這種美照啊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詩人，就是人間的酒神

僅僅看到他的狂是不夠的。老實說，我更喜歡晚年的他，那個孤單的李白。我覺得，當他獨坐在敬亭山上，看着一隻隻的鳥兒都飛走了，連最後一片白雲也離他遠去，只有他自己和眼前的山頭對望時，這個不可一世的浪子才算是找到了自己，而且外界也與自己和解了。

孤獨，遠離了塵世的喧囂，不再有「扶搖直上九萬里」的豪情壯志，也就不再到處去干譁，交朋結友，這個時候，他才真正得到安寧，自然也就不再有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」的憤懣。他終於可以靜靜地坐下來，跟眼前的山川聊天，也跟自己對話了。

這個謫仙，本來就不是凡俗之人，何苦要去做廟堂夢？那可是俗人才做的事啊。當

然，我也不怪他。在那樣一個盛世，那樣一種建功立業的社會氛圍，杜甫不也久居長安找官做嗎？只是，我始終覺得，是詩人就不該為自己套上籠子，金鑾殿下可是他發揮才情的地方？寫幾首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的「清平調」，無傷大雅，但整天要在金花箋上做奉詔而作的文字，真是一種折騰。

何況他是一個酒中仙，人間的酒神狄奧尼索斯，一個可以超越世間藩籬，以及自我迷障的神祇，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。他可以一無所有，卻不能沒有那樣一種反叛的精神，狂放不羈、縱情享樂。離開了這樣一種人格特質，他就什麼也不是。正如他自己所說，「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身後千載名」。這才是一個酒神詩人應有的本色吧。

一個徹底與自己和解的人，才不會活在

世俗的假面具後面。也正是有着這酒神精神，才讓他有着一種凡人的情態，活得率性又深情。當他夜宿五松山下的小山村，面對貧苦的老媽媽「跪進」粗糙的菰米飯時，這個不肯「摧眉折腰事權貴」的狂傲詩人，深深感動於這「漂母」之恩，「三謝不能餐」。晚年，他再度造訪宣城，知道那位擅長釀酒的紀姓老翁已不在人間，傷懷不已，又會這樣想，黃泉之下無李白，老人家釀出來的老春酒，能賣給誰呢？

這就是詩人啊，可以「一醉累月輕王侯」，卻不能忘懷一個尋常百姓小人物。

夜語心燈

南山

逢周五見報

玉韞璞中價連城

《戰國策》早已指出「楚有和璞」，是「天下名器」、當時四寶之一。「和璞」，就是「和氏璧」；「玉之未理者為璞」，「璞」即未雕琢的玉塊原石。相信大家也知道「卞和獻璞」的故事。據《韓非子》記載，「楚人和氏，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獻之厲王；厲王使玉人相之，玉人曰：石也。王以和為誑，而別其左足。」後來武王繼位，卞和又捧璞獻之，同樣被不辨真偽的玉工妄指為石頭，遭楚王刑去右足。到文王登位，卞和抱璞哭於楚山下，三日三夜，淚盡泣血。文王聞說，使臣子往問因由。卞和直言：「吾非悲別也，悲夫寶玉題之以石，貞士而名之以誑。」文王即令玉工剖開看個明白，理其璞後始知確是

難得的美玉，遂琢成玉璧，命為「和氏璧」，視作國寶。韓非子說的故事，可作蘊涵深意的一則寓言。竊以為卞和代表忠臣，玉璞象徵忠言，玉人（玉工）是當道奸佞臣；庸愚的君主只聽信讒言，不分對錯、真假、黑白，玉韞璞中，也不剖開求事實真相，妄加扼殺，危害忠良。

春秋戰國時期，各君臣十分重視玉璧，認為是威權和財寶的象徵。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豪言用十五個城池來交換「和氏璧」，才有藺相如「完璧歸趙」的故事。其實，自新石器時代至周代，早已有玉璧，但皆光素無紋飾，作為禮器，供祭祀之用。通常把璧橫放方柱形玉琮之上方，代表「陽」，用以祭天



▲戰國玉璧

閒情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寫作前的「熱身」

本欄上一篇提到寫作者在創作時要視乎狀態是否「在線」，有高峰期自然就有低谷期。而每每我與身邊的寫作同好聊起這個話題時，最後總會說到寫作時的各種怪癖，更確切又或者更優雅地說，是寫作前的「熱身」。

如今整理出來，這些「熱身」可謂五花八門：比如，有人要收拾得乾乾淨淨，近乎焚香沐浴、更衣膜拜，方才坐到書桌前開始碼字；又如，有人為如何落筆焦頭爛額時不免大嚼堅果，完全停不下來；還有人用打掃家務來緩解寫不

出稿的焦慮，拖地，洗衣服，擦玻璃，一輪下來，家裏窗明几淨，文章的靈感也來了。

事實上，這些稀奇古怪的「熱身」活動在如雷貫耳的大作家身上更是屢見不鮮。杜魯門·卡波蒂就曾將自己稱作是一個「水平」的作家，因為只有躺下來，不管是躺在床上還是攤在沙發上，香煙和咖啡必須觸手可及，他才能思考。「我一定得吞雲吐霧、細嚼慢飲。隨着午後時光漸漸推移，我把咖啡換成薄荷茶，再換成雪利酒，最後是馬蒂尼。」

當然，也有走到另一種「極端」的——隨時隨地可以寫作。巴勃羅·聶魯達就是這樣的一位，在任何可以寫作的時間和地點，他總是在寫作。甚至於大多數寫作者都期望的環境安靜，對他而言，「如果周圍一切忽然安靜下來，反而會打擾我。」

其實說到底，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「熱身」，都是為了在寫作時能夠更好地與自己獨處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